

# 燕山札记

邢小群 著

无边的山，无边的水，无边的云，无边的风，无边的雨，无边的光，无边的夜，无边的梦，无边的爱，无边的恨，无边的苦，无边的乐，无边的生，无边的死。无边的山，无边的水，无边的云，无边的风，无边的雨，无边的光，无边的夜，无边的梦，无边的爱，无边的恨，无边的苦，无边的乐，无边的生，无边的死。无边的山，无边的水，无边的云，无边的风，无边的雨，无边的光，无边的夜，无边的梦，无边的爱，无边的恨，无边的苦，无边的乐，无边的生，无边的死。无边的山，无边的水，无边的云，无边的风，无边的雨，无边的光，无边的夜，无边的梦，无边的爱，无边的恨，无边的苦，无边的乐，无边的生，无边的死。

—格致文库—  
留给未来中国的好笔墨

## 燕山札记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燕山札记/邢小群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 
2017.3

ISBN 978-7-5378-5153-4

I. ①燕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407号

书 名 燕山札记

著 者 邢小群

责任编辑 关志英

装帧设计 张永文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(总编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wyw.com>

E-mail [bywycbs@163.com](mailto:bywycbs@163.com)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117千字

印 张 5.875
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5153-4

定 价 25.00元

# 目 录

- 001 奥斯维辛走出的中国人
- 004 加德满都回想
- 008 瓦尔特保卫过的萨拉热窝
- 012 走近基布兹
- 018 战火与古城
- 023 一步望尽三千年
- 042 观察朝鲜的不同视角
- 050 圣托里尼探古
  
- 054 我所知道的张仃先生
- 059 我所认识的曾彦修先生

- 063 关注公共事务的周有光
- 068 难忘梅娘
- 079 记程文超
- 088 张立华的抗癌日记
- 094 好做彩色的梦
- 098 我的小学生活
- 104 “工农兵学员”散记
- 114 从秀莲不要彩礼想到……
- 118 婶儿
- 122 我的少数民族学生
- 127 柳青的反思
- 131 一本关于台湾地下党人的书
- 135 读阎连科的《我与父辈》所想到……
- 141 夜读沈睿  
——《假装浪漫》随想
- 148 《上学记》随想
- 157 “《腹地》事件”引起的思考
- 173 从《干校六记》到《干校札记》
- 177 后记

## 奥斯维辛走出的中国人

在波兰克拉科夫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时，我们在一个个玻璃橱窗前，看到了几座“山”：用成人皮鞋堆成的“山”，用儿童的鞋子堆成的“山”；用人的头发堆成的“山”；用手提皮箱堆成的“山”。每只箱子盖儿上都用白色字体在上面写着人名，下面写着地名，表明箱子的主人。看着这些“山”，震惊得让人无语。耳边仿佛传来无数人的呻吟和哀号，它们的主人七十多年前就已惨死在毒气室。

离开奥斯维辛的路上，我们的心情格外压抑。导游叫大力，他打破沉寂给我们讲了一件事。他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有中国人，而且还有一个中国人活着出来了。

这个人是吉林人，姓林，幼时就被卖掉，流落到上海。他怎么来到上海，自己也不清楚。只记得在他十一岁时，因为长得好看，办事机灵，被上海一家珠宝商收养。他懂事，听话，做着一个学徒该做的事。有一年，一位波兰籍的犹太人来上海做生意，住在这个珠宝商家里，小林被吩咐伺候犹太人的起居。这孩子随和、勤快，很受犹太人喜欢。在中国住了几个月后，犹太人向珠宝商提出：我喜欢这个孩子，让我把他带走吧。珠宝商答应了。

这位犹太人在波兰克拉科夫老城开着一个制作金银首饰的店铺，小林随这位犹太人到了波兰，并被收为徒弟。他仍勤勤恳恳做事，包括帮助料理主人家的家务。主人一家都很喜欢他。他们没见过这么勤快、善解人意的年轻人。小林的学徒品德，确实是在中国生意人家养成的。久而久之，犹太人把他当成了自己家庭的一员。小林经常接送主人家小女儿上学，与师妹的感情很好。

德国人占领波兰后，对犹太人有一个区别对待的过程。他们驱赶犹太人时，掠夺了大量金银财物，需要手工艺人为他们打造加工首饰物品，所以一开始还没有惊动这条街上的犹太人。最终，占领军要遵守条例，将犹太人全部送往隔离区，继而送到集中营。

奥斯维辛作为杀人工厂，对送到这里的犹太人，也区别对待。他们先把老弱病幼者直接送到等死的集中营。将身强力壮者送到另一劳动营，让先来的一批人为后来的人建造新的营房。这批人在强体力劳作中，会因缺少食物、被虐而累死、病死，而后又有新的劳力补上。一些有工艺技能的犹太人被关押到另一封闭营区，让他们给德国人打造各类需求品。他们的待遇要好一些，有牛奶面包吃，但不许与家人在一起，也没有走出集中营的自由。

小林与师傅一家，被一列火车带到了奥斯维辛。下车时，中国年轻人以徒弟身份自觉提起最重的皮箱。德军先把他与主人分开了，因为他年轻。而后，所有拿皮箱、包袱的人，都要打开检查，实际是搜敛财物。中国小伙子打开了箱子，德国人看到的是一些工具，问这些器物是干什么的，他解释，是打造金银首饰的工具。他就被连人带箱子留了下来。而他师傅、师母、师妹都被带走了。在驱送犹太人之前，他们被告之是送往犹太人居住地，

很多人都携带着生活用品。小林并没有想到等待师傅一家人的是厄运，他还安慰师妹，他会去看望他们。其实，他师傅一家被直接送到了死亡营。两个月后，他才知道他们都已不在人世。

这个中国小伙被留下来，在工艺营中为德国人打造金银首饰，一年多后，苏联红军解放了他们。苏军打进来时，发现，这个营房的人并不像其他营中的人或瘦骨嶙峋或奄奄一息，面色还像正常人，差点把他们当德国人杀了。但又发现，他们既不抵抗，也不投降，更不试图逃跑，一问，才知道他们是手艺犹太人等。苏军进攻迅速，德军逃跑时来不及销毁档案。因此，犹太人来时的注册登记，多数被留了下来。这样也可证明幸存犹太人及其他人的身份。

这位中国小伙子被解救送回了中国。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，从奥斯维辛走出的这位中国人已年过七旬。他又设法来到波兰，在他熟悉的那条街上，找到师傅家的老店铺。当他拿出师傅留给他的、配有这个家族徽记的钥匙链时，主人紧紧地抱住了他。此时的店主是他师傅的儿子，二战前被送到美国留学，躲过了被屠杀的劫难。店主知道他的手艺，视他为亲人，让他留在波兰。他谢绝了。作为一种命运的了结，他回到中国，回到家乡吉林，直至终老。

前几年，一个波兰导演要拍关于这个人的片子，找到大力，请他帮助寻找这位中国人。大力通过家乡的人，找到了这位幸存者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2015年

## 加德满都回想

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遭遇8.1级强烈地震，着实让我惊悚得缓不过神来。看到微信上传来一张张塌毁了的文明古迹图片，痛惜之情无以言说。这时，脑海中的蒙太奇立即连接上去年2月底3月初，我们刚刚观赏过的尼泊尔一群、一簇，雕刻精美、沧桑无限的古代文明；连接着我们朝夕相处的几个旅友，登上了马航MH370航班，黄鹤一去不复返……世事如此无常！

又想到——

2001年7月我到美国开会，曾站在纽约世贸大厦102层俯瞰纽约市区。就在当年9月11日，那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了：被称为“双子星座”的世贸大厦被两架恐怖主义分子劫持的飞机分别从楼中撞击穿越，飞机爆炸，大厦炸毁，浓烟滚滚中，曼哈顿岛上耸起一丘瓦砾。当时我坐在电视机前，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……想着两个月前刚刚于那座大厦之巅的眺望……世事如此无情！

心痛地失去，会让人倍加珍惜。

其实，我去尼泊尔旅游完全出于偶然。尼泊尔虽然是邻国，与我国西藏山水相连，但在我心中一直是遥远的地方。如果不是一群热衷摄影的旅友，钟情那里高耸的雪山，神秘的庙宇，异域

的民俗，极力约我同行，也许我不会想起前往一游。从尼泊尔旅游归来，心情也是五味杂陈。尼泊尔古代文明灿烂多姿，自然风光令人神往，但市政环境却极其脏乱。加德满都的公共设施很落后，没有集控电缆，一团一堆的电线就在你头上不远处晃；因没有高架桥、立交桥和地铁，街上总是堵得一塌糊涂；除市中心区外，到处是垃圾，有的地方垃圾像小山一样高，由于气候干燥，街上总是尘土飞扬。酒店与街道的卫生程度两重天，进了酒店，如同进了某国租界，其文明管理与服务传承接轨发达国家，比起一些后起国家也要好得多；但是走出酒店，戴上口罩，却是街头一景。矿泉水也要烧开了喝，尽管如此，我们旅行团多数人都出现了上吐下泻问题，一路上提心吊胆。

当然，越是不发达的地区，文明与自然遗产反而保存得特别好，这也是尼泊尔成为旅游胜地的原因。

说到文明，斯瓦扬布纳特寺，又称猴庙，是亚洲最古老的佛教圣迹之一，位于加德满都郊外斯瓦扬布山顶上，建于公元前3世纪。加德满都还有一处大佛塔，是尼泊尔最大的佛塔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圆佛塔，始建于公元5世纪，白色的巨大的穹形，彰显着它的宽大为怀。北京的白塔寺、北海的白塔、五台山塔院寺，都是其后继者。几百公里之外，邻近印度的蓝毗尼，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。它是一处公元前3世纪到7世纪的遗址，是世界各地佛教徒渴望的朝拜之地，也是当代佛教复兴的基地。给予人类文明重大影响的思想家，最早当数释迦牟尼，比孔子和柏拉图都早，比耶稣、穆罕默德等世界主要宗教创始人也早。其影响力传播到东

亚和东南亚，却在南亚次大陆早早式微。望着菩提树下打坐的僧人，参观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让世界各佛教国家兴建的佛教建筑，你会想到佛教通过全球化的方式，重新回到了故土，成为尼泊尔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。

比起佛教古迹，印度教古迹更多。加德满都处于一条河的谷地。方圆二十公里之内，联结着三座古城，另外两座是帕坦和巴德岗。帕坦作为都城的历史早于加德满都，宫殿广场的整个东部都是帕坦的皇宫。皇宫的一部分是14世纪建成的，主体建筑是17—18世纪完成的。三座古城各有一个杜巴广场，也就是宫廷广场。巴昌古纳拉扬神庙，位于巴特岗的昌古村，是保护神毗湿奴的庙宇，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。帕斯帕蒂纳寺，又称烧尸庙，是印度教最重要的庙宇之一，这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。但看去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沧桑，尼泊尔处于地震多发地带，百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强震，这些古迹不得不修葺多次。

我们参观时，有一种强烈体会，尼泊尔的不少世界文化遗产，可能都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动认定，看不出尼泊尔方面大力争取的迹象，所以并未看出主动保护和突出宣扬的迹象。遗产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严格的边界。这在世界上，也是很特殊的景观。

一路上与朋友聊感受，谈到南亚文明虽然有特色，但缺少贡献给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有活力的因素。他说你可以看看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：《幽暗国度》《受伤的文明》《印度的百万叛众》。尼泊尔古文化给人的也是幽暗和受伤的感觉。

我们去了可以近观喜马拉雅山珠峰的博卡拉，去了有着原始森林的奇特旺，去了班迪普尔高山小镇，还遇到当地一群那瓦族女孩的婚礼。据说这一民族的女孩一生要结婚三次，三到五岁与水果结婚，十二岁与太阳结婚，成年再与男人结婚。女孩们均由父母陪同，盛装聚会。遇到这种民俗活动也算难得。

据说，2008年以后，尼泊尔的经济出现了活跃迹象。从街上商铺的货物看去，百姓的物质生活比我们东边另一个邻国要丰富得多。很多发达国家看准了尼泊尔这块尚未开发的市场，有人说，只要尼政府放开口子，交通、水电、房地产，各国人马会一拥而上，不出两三年将大变样。他们还说，中国政府现在也改变了援助方式，以中国公司投标方式参加他们的基础建设。另外，中国人也有抢占滩头之势，做服装、小商品的已经来了很多。听说，地震后急于离开的都是游客，在尼泊尔做生意的人，并没有多少加入回国的人群。

尼泊尔古代文明世界仅有，被摧毁的会重建。那些越是原汁原味的遗迹，看过了细想，太值得珍惜了。

2015年

## 瓦尔特保卫过的萨拉热窝

没有想到，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七十周年之际，我能走进萨拉热窝。萨拉热窝是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那共和国（简称“波黑”）首都。我最早知道萨拉热窝，缘于20世纪7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影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。

电影说的是1944年，纳粹德军在欧洲已是四面楚歌，柏林方面决定撤回驻扎在巴尔干的“A军团”，以集中兵力阻挡盟军合围。“A军团”从希腊和南斯拉夫撤退，庞大的装甲部队需要存放在萨拉热窝的燃料补给，为此，德军拟定了一个偷运油料的“劳费尔行动”计划。机智干练的瓦尔特带领游击队炸掉了运油的火车。瓦尔特的地下游击队的领导始终在暗处，单线，用假名，因此游击队为粉碎这个计划，付出了惨痛代价，其中包括德军用一个假瓦尔特渗透到游击队中，杀害了上百名游击队员。

参观萨拉热窝时，总能让我们想到电影中的种种景象。啊，这就是德军设埋伏、钟表匠决心代替瓦尔特赴险的清真寺！啊，这就是瓦尔特从清真寺钟楼横扫德军后跑入的铜匠巷！当时，全巷子的铜匠们仿佛得到某种暗示，使劲儿地敲着铜器，嘈杂的声响，掩护了瓦尔特的行动。铜匠们无言的表情，默契而坚定的行

动，让你感到他们抵抗法西斯已经很久。德军一直在抓捕瓦尔特，未果，以至于德军指挥官俯瞰着山城萨拉热窝，无奈地对他的下级说：“你看到这座城市了吗？他，就是瓦尔特！”我在一家铜器铺特意买了一个手工制作的花纹铜盘。店主说：“这是我爷爷亲自打造的。”我心想，也许你爷爷也是抵抗运动中的一员。

在萨拉热窝，我们参观了1914年奥匈皇太子被刺、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拉丁桥；看到了清真寺、天主教堂、东正教堂和犹太人避难所如何分布在一片不大的城区。咫尺之地，汇聚着多种宗教信仰。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、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、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，都生活在波黑这块土地上。朋友赵诚一路上给我们讲着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的由来。14世纪下半叶，奥斯曼帝国为了彻底征服塞尔维亚，对当地实行“伊斯兰化”，迫使他们改奉伊斯兰教，否则将被严厉课税。结果，居住在波斯尼亚的部分塞尔维亚人成了穆斯林，但他们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仍然同居一块土地，共操一种语言。因为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税收上有优惠，萨拉热窝一度成为仅次于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大穆斯林城市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为了削弱大塞尔维亚主义，塞尔维亚的穆斯林被定为一个民族——穆族。赵诚说，信仰怎么能成为族群划分？就好比中国有人信佛，你不能称他们为佛族吧？波黑内战爆发前，四百四十万总人口中，穆斯林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七，塞尔维亚族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四，克罗地亚族占百分之十七点三。

1991年，斯洛文尼亚经十日战争，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。克

罗地亚要求独立被阻止，爆发了五年战争。波黑为独立举行公投，当地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投赞成票，塞族抵制，不参加公投，结果九成多选票赞成独立。接着爆发波黑内战，战争最初以穆、克为一方，塞族为另一方，期间穆、克关系一度破裂，彼此间也发生激战。塞族有塞尔维亚方面支持，得到坦克、大炮、飞机等重武器，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，到1993年底，塞族武装控制了约百分之七十的领土，占领了萨拉热窝周边制高点，围困这座山城三年多，断粮、断水、断电，连电影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的穆斯林导演哈·克尔瓦茨都被饿死。我问，塞军围困，总有缝隙可逃，为什么要等着活活饿死呢？回答是，塞尔维亚人占领区内的非塞尔维亚人也遭到了杀害。逃出去，仍是绝处无生。波黑内战二十七万八千人死亡，两百多万人沦为难民。

今天的萨拉热窝，很多建筑物的墙壁上仍是弹痕累累。有轨电车也很破旧。内战使经济受到严重损害，工业被毁，战争结束至今不能形成优势产业，财政状况很差，失业率近三成。现在波黑政府由三方首脑轮流执政，每方八个月，很难达成建设国家的远景共识，欧盟的支援和国际贷款杯水车薪。看着这座还没有修葺好的城市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历史告诉我，不论一战、二战，还是波黑内战；不论是以宗教的理由、民族的理由，平民百姓往往难以抗拒魅力型政治领袖的蛊惑。一旦战争以国家或民族的名义展开，大量平民被裹胁进去，理性很难阻止人类对人类的残害。和平是最可宝贵的，又是极其脆弱的。

波黑风景甚好，从萨拉热窝到塞尔维亚边境一百多公里山

路，不少类似中国新疆伊犁那拉提草原那样的美景，却看不到告别贫困的希望。一场战争，会使一个城市、一个国家，长期失去发展机遇。所幸的是邻近的斯洛文尼亚、克罗地亚等国已经走上文明的轨道，生活富裕而祥和。但愿波黑各族人民能早日走出战争的阴影，恢复元气和活力。萨拉热窝，我衷心祝福你！

2015年

## 走近基布兹

早就听说过以色列集体所有制的基布兹。没想到进入以色列第一天的凌晨，就入住了基布兹办的酒店。同行的秦晖预先研究过要下榻酒店的情况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个星级酒店就属于一个基布兹，名尼耳艾茨咏村，建于1950年，由来自美国、前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一百犹太教家庭建立。酒店里面的照片，展示了这个基布兹半个多世纪建设的历史。在这里吃早餐，感觉餐厅规模超大，原来这是基布兹全村共用的大食堂。酒店旁边还有一座养牛场，里面有上千头牛。我们匆匆进去参观了一下，就上车赶路了。

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是“团体”的意思。原来我以为这只是少数人的社会实验，到了这里才知道它和以色列建国的历程密切相关。以色列“建国之父”本·古里安，既是以色列首任总理，也是“基布兹”运动的坚定推动者。他从政府卸任后，又回到基布兹当普通农民，去世后就安葬在基布兹的土地上。现在的一些政府要员、军队的高级将领，也曾是基布兹成员。

基布兹来自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思潮。最早的移民依靠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解囊相助，返回曾经的居住地。但他们自己不事